

五星旗下的香港

—— 香港前途問題探討



曾澍基等著

五星旗下的 香港

——香港前途問題探討

曾澍基等著

香港前途研究小組編

曙光圖書公司

編者的話

踏入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已由一小撮知識分子議論的清談演變成爲全港五百萬人必須迫切面對的現實政治問題。

在一般輿論的經營下，香港市民面臨的抉擇，似乎就只有「維持現狀」或天下大亂的「末日」。其實，這個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問題，大家都應該認真思考，嚴肅面對，而解決的方案也不應局限於一兩個帶有偏見的既定方案。本書出版的目的，就是希望爲各位讀者提供另一些可供思考的方向。這本小冊子輯錄的文章，意見未必統一相同，但均與毫無原則地鼓吹「維持現狀」的論調大相逕庭，有助各位關心香港的市民全面思考我們的前途問題。

目錄

編者的話		
改造現狀的考慮	曾澍基	1
曾澍基談香港前途	曾澍基	4
回歸與挑戰	吳南山	10
亂世出梟雄	方卡謬	21
「九七」評論	方卡謬	23
資本的恫嚇	方卡謬	30
地球不是繞着香港轉的	王卓祺	36
論一九九七	艾 凡	38
香港市民大可放心	艾 凡	44
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幾點討論	魯凡之	53
香港城邦譚議	魯凡之	59
特別行政區	魯凡之	65
「九七」思索	吳默然	67
附錄一：彭真呼吁港澳同胞討論修憲草案		74
附錄二：任仲夷談香港前途		76
附錄三：利銘澤談五星旗下的香港		77
附錄四：香港人的香港		78
附錄五：中英兩國對港地位各持異議		82
附錄六：香港觀察社對香港前途的立場		85
附錄七：北京編撰的香港前途脚本		89

改造現狀的考慮

——考慮範圍的改造

曾澍基

九七問題，在既得利益集團營造之下，變成是收回或「維持現狀」的抉擇問題。這種簡單化自然有其意識形態的作用。實際上，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始終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無論從民族主義原則或實用的政治經濟考慮出發，這都是不爭的結論；從內部發展來說，香港的資本主義「現狀」從來就未停止過變化，以出口工業為主的經濟成長和被金融地產投機壟斷的「繁榮」就屬兩回事，民衆的社會意識水平、工會、「壓力團體」的活動，六〇年代和八十年代亦不能同日而語。「現狀」發展下去，經濟形態只會愈來愈扭曲，財富只會更加不均，羣衆的不滿對落伍的政治架構的衝擊將更形強烈；換言之，社會矛盾將迅速尖銳化，「現狀」也就無法維持，必須改變。

剛巧有這樣的歷史契機：由於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香港無必要立刻收回，一個過渡時期乃成為可能。這個過渡時期對中國和香港的民衆雙方都有好處，中國可以繼續利用香港賺取外匯，開展資本及技術引進，香港的民衆可有較多的時間適應，而不須一夜之間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躍進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距離逐漸拉近，陣痛乃可減弱。但過渡時期之作爲過渡時期，意味了「現狀」必須不斷改

變，因為最後香港仍要溶入中國的政經文化體系裏去。

基於這些考慮，筆者認為過渡時期內香港的政經制度可作如下的安排：中國收回主權，英國退出，但管理權仍在港人手上，成立市議會，議席可民選和委任參雜，現存的國家機器（行政、警察、社會服務等等）可在改良之後繼續運用，經濟方面香港應「自負盈虧」，儲備及貨幣獨立，並加深民主化的介入，一般公共企業應更嚴格監管，部份可收作公營，金融地產投機必須壓抑，政府重新扶助工業，使之提高技術水平和擴大就業機會，改革稅制和實施較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必要時可運用彈性較大的「所得政策」，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平均……。一句話：在過渡時期內，香港應實行半民主的、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制度。

這種制度和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現正企圖邁向的目標距離是拉近了。隨着形勢的變化，民主和經濟「社會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經濟制度亦可加強掛鉤，在初期則不必過於急燥。

這種制度是有實現的基礎的。通過市議會的部份委任，中國將維持一定的政治影響力，開始時甚至可以委任議員佔大多數；經濟方面，這種改良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在世界上比比皆是，遠至瑞典、法國（戴斯亨的法國，不是社會黨的法國），近如日本、新加坡，都是程度不同的代表，很多資產階級都在恐嚇，改變現狀會使資本大量流走，這是唯心之言。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連實施「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中國、波蘭，國際資本都趨之若鶩，筆者就看不出中國主權下的改良資本主義特區會如何失去「大量」的吸引力；自然，本地及東南亞的投機資本可能沒有了用武之地，但它們對香港經濟的健康成長和中國的現代化有過甚麼貢獻呢？趁過渡時期的開展清除一下流毒也未嘗不是好事。另一方面，這種制度亦比較符合民衆和勞工階層的利益，矛盾雖然不能徹底解決，起碼也可以和緩一下。這是中國方面應該樂而爲之的事。

「維持現狀」的觀點，不過是把真正的問題加以迴避，拖延時日，而且還有拉遠香港和中國的距離，因而加強回歸陣痛的危險。如果

認為「拖延時日」只是一個策略，有利香港內部的更變，向中國的過渡和最終的溶合，這當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維持現狀」論調有所分別，筆者倒願意接受指教。

原載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財經日報〈三分集〉專欄

曾澍基談香港前途

問：曾澍基先生剛從英國返港，可否談談英國方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看法？

曾：英國的輿論界對香港前途問題很少討論。保守黨政府的前外相卡靈頓曾經向中國外長黃華交換過意見，從某種跡象可以看出中英雙方都好像正在進行協商；但輿論所知的關於這個協商實在很少。工黨最近才設立一個有關香港的特別委員會，到1983年，工黨才可製訂一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政策。就我而言，因為我在英國所接觸的面很窄，在輿論方面看不出有什無特別資料。

現居倫敦的「香港研究計劃」秘書，華特·伊斯（Walter Easey）曾在英國《衛報》寫了一篇文章，說英國與阿根廷因福島的主權問題不能取得協議而開戰，原因是由於中英對香港前途問題也未取得一個協議，因英國對於福克蘭政策的決議，應與對香港未來的政策一致，原則貫徹，在外交上也應貫徹。這是一種看法。

的確，福克蘭危機之後，令英國人更注視剩下來的殖民地應

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呢？我想，在福克蘭危機之前，有很多人是
不知英國尚有十多個殖民地，而其中三個是有其他國家與英國爭
議宗主權的——即福克蘭羣島、直布羅陀和香港。福克蘭事件之
後，英國人對這方面的注視正大大增強。

不平等條約爲英治港法律基礎

問：英國政府對租約問題所持的態度是怎樣呢？中國方面又如何呢？
他們之間是否存在着一個矛盾？

會：我想大家都會記得：1972年聯合國的殖民地委員會曾經徵詢中英
雙方應否把香港列入殖民地的名單內，黃華當時表示中國的立場
是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香港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在適當的時
候會用適當的方法解決。因此將香港在殖民地的名單中刪除出來
，但英國的反應是保留態度，英國政府後來表示是次在聯合國刪
除名單並沒有影響香港的法定地位。香港的高層官員始終認爲他
們統治香港的立法基礎是那三條不平等條約，但他們却並不與中
國爭論此等條約是否合法。因此，在兩種不同看待香港租約的角
度下，如何將雙方的立場拉近是此次談判的核心。

權益是否獲保障決定資本去留

問：對中、英雙方來說，維持香港繁榮可說是一致的見解。但對香港
的投資者來說，他們需要一些長時間的保證，甚至是超過15年的
保證。他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長期的保證才可以放心投資呢？

會：我對此問題有些不同的看法。恆生指數的下跌是反映短期投機者
的信心，還是長期投資者的信心？

我們假設中國會收回主權，而管理權仍可留在香港人手裏。
立法局現在的議員很多是香港人，我們可想像「港人治港」，香
港仍實行資本主義結構，制度加以改良，政府加強介入經濟，糾
正畸型現象，向工業提供援助，改善貧富不均等現象。究竟在此

情況下資金會否大量流失？一部份的看法是會，但我個人則認為：肯定有些資本是會退出香港，但卻不會大量流失。究竟會走去了那些資本？多數是東南亞投機的所謂「熱錢」、本地的投機資本等。但這些資本實際對香港有過什麼作用？或將有那些正面的貢獻？這個我很懷疑，反而，這些資本走了的話，可能對香港經濟結構是一件好事。

我們可以見到在中國投資的香港資本和外資都很多，可謂排隊到中國商議投資。在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下，外國國際資本到中國投資尚且具有信心，在東歐羅馬尼亞、波蘭等一樣有很多國際資本。我們要注意的是，資本的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在整個世界經濟衰退中，國際資本有何出路，香港相對於其他的投資地區究竟有什麼有利的地方？我們用比較的角度才有意義。

因此我覺得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而經濟上香港仍可自主，實施改良資本主義體制，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資本本身對主權誰屬不會感到興趣，問題只在於能否繼續保障其權益。中共一直叫投資者放心，就算收回香港主權，仍會保障香港的投資者。故我覺得這個政策是可行的，但問題最好從實際出發研究。香港的制度一直都很特殊，歷史上有創新，故這個方法却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非殖民地化歷史潮流難以改變

會：中英商討香港問題時應可討論英國在香港的資本。在香港的英資集團投在大陸的投資也不少，他們的着眼點不單單是香港，如能與中國作些恰當安排，令他們能繼續保護他們在香港的投資，甚或又可在大陸繼續投資及發展，英國不一定要在政治上控制香港。英國放棄主權與管理權，但這個只是討價還價，她可獲得多少利益。要知道英國遲早也總是要走的，就算延長30年，30年後又如何？

對英國來說，非殖民地化是一個難以改變的潮流；對中國來說，若要維持香港的現狀，究竟又能夠維持到幾時？香港始終是

中國的領土，遲早要重歸中國；我覺得現在中共主權下的資本主義特區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的形式，使香港從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一個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可加深社會化，逐漸與中國接近。如果這樣看，香港的前途問題並非是拖多久的問題，而是怎樣使香港過渡到中國的體制裏的問題。

中國不能一下子收回香港，香港亦不能一夜之間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慢慢開始過渡，雙方都能夠獲益，也能幫助四個現代化。這樣的安排，可吸引資本集團肯繼續參與香港的投資。資本集團只求利潤，中國作了妥善安排，而英國覺得他們在港利益受到保護，而在中國投資發展是有一定前途的話，我覺得一個過渡體制的可能是不能抹煞的。

中國統治的改良資本主義特區

曾：自從彭真的講話之後，已經進入過渡體制的細節思考階段，如貨幣會怎樣、法律怎樣，這些雖然是技術性的問題，但亦必須解決。在過渡時期，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改良了的資本主義特區，所以經濟運作的原則依然是資本主義，如私有產權應該維護，而改良的意思是在福利制度方面。財富較為均分，經濟方面改正現在過分著重金融地產，政府介入去援助實業性的工業發展，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至於貨幣方面，在這個過渡時期，香港仍是出口業佔主導的階段。由於人民幣本身在國際上的通行性仍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香港的貨幣依然需要獨立。至於什麼人發行貨幣，這個並不重要，可以由滙豐繼續發行，或者成立一個貨幣局由它的名義指示滙豐發行，甚至成立香港的中央銀行，由它來處理。

如果要保持獨立的貨幣，香港的儲備應該獨立計算，自負盈虧。特別是中國發展她本身的貿易，人民幣的通行性增廣之後，可以通過港幣與人民幣的一個比較合理的掛鉤，然後最終來一個貨幣的統一。技術的細則可以商榷，但我看不見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存在。

問：香港政府去年推出的地方行政模式，讓民衆參與選舉，這是否邁向自治的模式？

鄭*：從英國對待星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殖民地的經驗中，可見星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模式是：起初有立法議會，立法議會裏面的總督是英國人委任的。而議員也是委任的多，選出的少。選出來的也不是全民選舉。後來推選地方政府，最後發展到全民選舉。我相信中共應該接受這點的，因為這不是走向獨立，而是自治，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

在英國來說，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因為已經應用在其他殖民地，不必再在國會爭論。如果用一個新的模式，還有應用到全世界的殖民地問題，會引起嚴重的爭議。

我所指的自治，是在中國主權下的自治，自治包括政府、土地、人民，最主要的是政府，土地是屬於中國的，而政府是中國賦予權力的。

馬來西亞獨立的時候，是英國人接受得來的，在經濟方面，英國的經濟利益不單沒有妨礙，還增加了，75%的企業是英國人管理的。

曾：我未必完全同意鄭博士所說自治模式，英國人如果退出，一個比較乾淨利落的方法是完全退出，管理權基本上是放棄的，軍隊都退出，這才算是港人治港。自治的形式最主要的，但是這始終是個過渡期，必須不斷拉近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時間、速度也要看實際的情況考慮。

我不會理想化地要香港的統治架構完全是香港民選出來，可能的方式是市議會，議員全都是香港人，但中國可保留委任部份議員的權利，保持一定的影響力，對外關係、軍事外交，一部份劃給中國，對特區經濟運作必須給香港打理。而政治權力是有一定移交的。

問：在我們談及香港的未來模式是怎樣的時候，我們考慮中英雙方或

註：鄭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講師鄭赤瑛

投資者的關係和利益，但是第三方面，如民衆的權益、社會福利、自由的保證等又怎樣看待和改善呢？

會：有一個原則很重要，需要強調，當我們考慮這個過渡時期的體制，應該用這個機會，改善香港整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加強福利，改變不正常的發展途徑，法律、民主的代表性。一考慮種種可行的方案同時，又須考慮其合理性。

原載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號廣角鏡

回歸與挑戰

吳南山

（一）胡塗的哲學

「繁榮論」是從理論上辯護維持現狀。採用勞思光自己的講法：「當某個制度（姑且稱為甲制度）在某地區實行，而且產生了種種成果的時候，我們如果用另一個制度（可稱為乙制度）來代替它，則不論這兩個制度內在的優劣性或價值高低是怎樣，甲制度的一切成果決不能立即在乙制度下獲得；這是因為原先在甲制度下生活工作的人們，必須通過一段培養和適應的時間，然後方能在新的乙制度下而發揮活力。這一段時間就是所謂「制度變換的代價」。」應用到香港前途上，「香港如果改變制度，而現有的「繁榮」一定立即消失；至於未來的「繁榮」，最樂觀的看法，也只能說，等到培養與適應的時期過後，才可能有另一種「繁榮」出現。」

現在鄧小平既然想「收回主權」，又想保持「繁榮」，結果最好是採用勞思光貴為主席的「香港前景研究社」建議的「中英友好合作」條約，訂明中國擁有香港主權，英國可以在三數十年內繼續殖民統治。這便是強調「一個正常而有頭腦的人不會處處思想矛盾」的勞思

光教授底理論。

可惜這種理論本身的矛盾卻不少。

勞思光曾經在另一場合表示：「就經濟發展的長期問題講，目前西方經濟理論不像能給我們甚麼希望與信心」，「英國近年經濟的衰落……西方所謂『新正統』的經濟學說，也不斷暴露弱點，使人難寄厚望。……凱恩斯理論的旨趣，上落在短期效用上，於是長期的經濟問題似是茫茫無歸。」西方強國既然自經濟以至經濟理論都發生問題，連大英帝國也要衰落，西德戰後經濟奇跡也要宣佈終結，美國國民收入也要降至第九位，試問又如何能保證小小一個香港，只要保留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制度，便可以安然在未來十五年以至更長的時期，保持「繁榮」的局面？

「制度變換的代價」是另一個矛盾，因為這可以引伸為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絕對保守論」。比較其他非洲國家，盛產黃金的南非總算是「繁榮」，為了保持這種「繁榮」，我們豈非不獨不能反對南非種族政權，還要替它獻謀求鞏固嗎？這樣說來，昔日新加坡的獨立，本來也是一樁應該設法避免的事。制度是否變換，殖民統治是否要繼續，首先不是要單從短暫的功利立場計較「代價」問題。哲學決斷不可能不談價值，談國家社會的價值，也就斷不可能單在「繁榮」兩個字着眼。如果單從「繁榮」兩個字着眼，比方說美法英日諸國提議投資一千億美元，保證將上海發展為中國最繁榮的國際殖民地，我們豈非要舉腳贊成了嗎？

（二）哀莫大於自侮

重視中國文化傳統的胡菊人，不會不重視中華民族的尊嚴，也不可能不明白立國的根本。在回顧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時，胡菊人在「一九九七」面面觀」中是這樣說：「當年的香港九龍，確實是粒芝麻，甚至連芝麻也不如，就大清帝國而言，送給人家，除了有辱國格（這慈禧是不管的），又有甚麼損失？」可見他心中還是以國格為重。奇怪的倒是，像「貿易經濟利益固大，但立國原則和民族自尊却是根本問題。以國格作為交易標的，不免有失民族精神」（中大市場及

國際企業系講師施達郎語）這類話，不但不是出自胡菊人的口中，相反地他反而怪責香港人民族主義作祟，不敢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表態。至於胡菊人本身的態度，便是維持現狀。

胡菊人認為九七問題與民族主義無關，關鍵是「我們有沒有權利選擇自己所比較喜歡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問題」。沒有人否認這種權利。胡菊人自是有權利選擇比較喜歡的殖民地統治和資本主義。可是，我們具有同樣權利公開指出，要求英國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統治香港，道義上跟昔日慈禧太后葬喪香港所負的責任是一樣的。這種選擇是有損民族尊嚴，有損國家統一，以國格作為代價的。

胡菊人害怕的，便是一九九七後香港人被置於「極權統治之下」。而且政治上共產黨統治是不可能改變為「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沒有外力推翻它，亦沒有外力來改變它」，自己慢慢蛻變的能力亦非常少。相信這種「極權宿命論」，正是使胡菊人走上歡迎殖民統治繼續的道路。這牽涉到兩個問題。

第一、目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真是無可改變，可以永遠繼續下去？胡菊人討論九七問題時屢提的格但斯克（但澤），只記得它過去作為「自由市」的地位，忘記今天它的歷史意義。今天的格但斯克，象徵着團結工會運動，象徵着社會主義內部普通人民要求民主自由，象徵着「極權」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強大，象徵着社會主義會普遍走向民主化的歷史趨勢。

今天發生在波蘭的一切，明天也會以不同方式發生在中國。民主運動便是中國民主化的序幕。

第二、如果不甘心成為「極權」的順民，還認為有希望的話便要積極反抗，爭取你認為合理的制度，否則大可流亡海外。一個民族的問題，始終應該由這個民族來解決。現在胡菊人本末倒置，反而要求英國人對香港人講求「道義」，不應把香港交回中國，在英國眼中，這是自侮。如果中國人個個如是，野心大一點的話，英國大可考慮殖民化整個中國。

（三）恥辱的建議

「香港前景研究社」（主席是勞思光，董事是胡菊人、李怡、徐東濱、孫述憲、陸鏗、董千里、鄭宇碩和談錫永）最近推出一個「維持現狀」的方案，建議中英雙方訂立「中英友好合作條約」，來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所謂「友好條約」的主要內容，便是在「英國承認中國有權對全部香港土地提出主權要求，並願在適當時機與中國政府商談主權移交事宜」的基礎上，「不改變香港現行制度」；中國方面還要「承認香港之繼續受英治理是對雙方有利，並亦符合香港人利益及願望之情況」。在世界歷史上，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大張旗鼓，要求繼續殖民統治的建議，相信就算不是破天荒第一宗，亦屬相當鮮見的破例。

「香港前景社」確是「批判地」接受了毛澤東的「反潮流」精神，因為現存世界有數的殖民地中，引人矚目的都是反殖的歷史趨勢。「前景社」聲稱要「使香港羣衆了解訂約的意義在於將政經上種種複雜關係化為正常合作關係，以配合中國及其他方面之利益，而不涉及民族或國家之榮辱」。我當然只算是香港羣衆的一份子，但如果不幸中國真是簽訂這項維持殖民統治的條約，國家民族的榮辱却判然立見。如果爲了經濟的利益，就可以主動要求別國治理本身的領土，以今天中國經濟的落後，爲甚麼不把台灣賣給美國，不把新疆讓給蘇聯，不把東北留給日本，連簽多個「友好合作條約」，條件只要是給中國帶來經濟利益便成了。至於台灣的居民，新疆的居民，東北的居民如果認爲這是有損民族尊嚴，有損國格，有辱國體時，「前景社」自可細心勸解開導。這是最新的「殖民論」，看來信報主筆談及的「亡國奴」心理，也不是過分的誇言。

實際上中國也不可能簽這種恥辱的條約。六十年代初期蘇聯攻擊中國容忍港澳的存在時，英美的強硬和好戰態度尚可使入諒解北京的領導人。可是如果中國拱手讓殖民統治繼續下去，就必然百辭莫辯。在反殖起家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威信必然盡失。在海外華僑和台灣居民的眼中，也不會成爲一個致力重振民族自尊，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政